

吳稚暉書信集

徐逸如編輯

吳稚暉書信集

上海文林書局發行

現代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現代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現代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現代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現代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分類小品文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汪精衛文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吳稚暉書信集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吳稚暉文集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女作家書信集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女作家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郭沫若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冰心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巴金創作小說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魯迅文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周作人文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郁達夫文選	一冊	實洋二角二分

總代理處上海湖北路文林書局

(每冊實洋國幣二角二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出版

吳稚暉書信集

暉如館局館局

雅逸信書書大

林印各

吳徐許文由本

者者者者者者

著輯對版刷售

原選校出印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吳稚暉書信集目錄

一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一
二	爲大同學潮事致陳德徵書	四三
三	寄汪精衛先生勸分共書	四八
四	答一般頌與罵者	五七
五	覆謝國馨書	五九
六	辯陳公博之誣致民國日報書	六三
七	致力子『個人的瞎三話四』	七二
八	致伏園	七八
九	致邵飄萍	八五
十	答一涵先生軍閥問題	九四
十一	致伏園柱石外之問題	一〇九

十二	致邵先生書	一二二
十三	答王吉占先生並質顏旨微先生書	一二八
十四	致李石曾問國事與做官書	一三五
十五	致邵飄萍先生辯正書	一四一
十六	致各記者論人心書	一五一
十七	答人書	一六四
十八	致林子超書	一七九
十九	復郝魯書	一九六
二〇	致華林書	一九七
二一	答華林書	二〇九
二二	致邵飄萍書	二一三

吳稚暉書信集

一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革命方法 共產黨實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

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

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莫斯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他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矜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一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曾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脰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普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

劉少奇當面人起若恭恭敬敬去無不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
要的三種法寶。

一 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
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人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
發顫。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
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
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是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
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
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
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 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

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莊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尚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逃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

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安自菲薄。看不起他爹爹。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 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贊賞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雞頭刀搥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曾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

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閭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閭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莫斯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為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為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庶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一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牀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秘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

斑。

(甲) 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辰。張曙時。汪壽華。林鈴。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棘。止認共產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甯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

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

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卽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卽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卽共問。

鈕君曰『接洽之軍原果如何』鈕君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間炮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卽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曾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國民黨與C P萬萬不可分離。C P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卽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C P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C P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C P分子出多力。個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C P之有野心。先生試看C P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C P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尚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

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共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C P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C P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狠重大的運動」呢C P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戴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已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鷄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以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

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甯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倡儆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說得更可笑。且絕不干C P之事。二月海軍放礮。三月閘北巷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閘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薩岳去打。下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尚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樊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任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一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